

名家散文新读

孙琴安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目摇摇录

前摇言·····	员
鲁摇迅——永恒的魅力·····	员
马叙伦——近似古代的笔记·····	猿
周作人——冲和平淡的首席代表·····	缘
夏丐尊——平淡中自有章法结构·····	苑
胡摇适——自然流畅,不用重笔·····	怨
刘半农——寓庄于谐,不拘规矩·····	员
郭沫若——挥洒过快,却又清新诱人·····	猿
许地山——笔意所到,戛然而止·····	缘
孙伏园——一种特有的雅趣·····	苑
周瘦鹃——温柔而少冷峻之色·····	怨
袁昌英——豁达大度,挥洒流畅·····	员
叶圣陶——朴实之中自有醇美·····	猿
韬摇奋——以早期杂感随笔为胜·····	缘
张恨水——言之有物,取径冲淡·····	苑
陈摇源——一味倾吐着自己的爱与憎·····	怨
林语堂——精彩片段多在议论·····	猿
郑逸梅——意味隽永,情趣盎然·····	猿
徐志摩——活泼华丽,充满灵气·····	猿
郁达夫——多为才情之作·····	猿
茅摇盾——直拗硬朗而少圆润轻灵·····	猿
方令孺——笔触细腻,感情深挚·····	源
许钦文——笔墨淡而节奏偏慢·····	源
成仿吾——纵笔而下,直抒胸臆·····	源

曹靖华——浓重的抒情色彩	源
庐 ^摇 隐——最妙的还数小品	源
朱自清——淡泊之中时露清丽	缘
王统照——不名一状,也不成派	缘
郑振铎——稍加用心,再可提升	缘
孙福熙——徐徐叙来,老成大度	缘
田 ^摇 汉——早年流丽,晚年质朴	缘
丰子恺——给人以恬淡而有味的享受	远
瞿秋白——文学、政治、哲学的组合	远
闻一多——从冷峻、理性到烈火	远
老 ^摇 舍——俚而不俗,俗中有雅	远
俞平伯——自由舒缓中时见雅意	远
冰 ^摇 心——亲切,自然,温柔	苑
苏雪林——议论中有见解,显灵气	苑
魏金枝——终究以议论为长	苑
曹聚仁——纷陈杂出,削足适履	苑
阿 ^摇 英——直笔多而曲笔少	苑
夏 ^摇 衍——闪过光亮	苑
蒋光慈——强烈丰富的感情	愿
鲁 ^摇 彦——人情味与人性色彩	愿
巴 ^摇 人——冷嘲热讽,愤世嫉俗	愿
梁实秋——以思想、学富、议论取胜	愿
许 ^摇 杰——把灵魂与生命注入文中	愿
石评梅——文风清妙,字句美丽	愿
胡 ^摇 风——理性支配下的澎湃诗情	愿
赵景深——客观真实,时带趣味	愿
沈从文——秀丽隽永,洒脱自如	愿
冯雪峰——刚健有余,柔美不足	愿
梁宗岱——清丽迷人中的朦胧诗意	愿
黄药眠——明朗、感奋的基调	愿
聂绀弩——自成趣味与奇响	愿
台静农——自有详略,自有剪裁	愿

钟敬文——清朗绝俗,自有追求	员圆
朱摇湘——时老成,时犀利,时柔和	员源
黎烈文——朴素流畅,偶耍花枪	员远
孔另境——忠实的纪实者	员愿
丁摇玲——注意穿插人物与画面	员圆
凌叔华——当以才情取胜	员圆
沙摇汀——善用轻笔,不喜重笔	员源
艾摇芜——朴素、轻便的文字	员远
巴摇金——真诚亲切的交流	员愿
杨摇刚——踩着感情的火轮滚动	员圆
叶灵凤——以一小点来忽远忽近地放射	员圆
冯摇至——朴素中见华美	员源
楼适夷——时简时繁,绝不冗长	员远
施蛰存——懂得语言的妙谛	员愿
臧克家——精练流畅,时露诗情	员圆
梁遇春——快谈,纵谈,放谈	员圆
李广田——流畅恬淡,抒情中蕴含诗意	员源
李健吾——颇懂散文的节奏与韵味	员远
吴伯箫——左右挥洒,皆成妙文	员愿
徐铸成——简洁约束,自能传神	员圆
蹇先艾——一种带有议论的叙述	员圆
陈伯吹——浅显易懂,色调明朗	员源
谢冰莹——平实畅达中的热情与活力	员远
黄摇源——喜欢讲究条理	员愿
缪崇群——朴素之美,人情之美	员圆
杜摇衡——语言老成,转换随意	员圆
萧摇军——跳跃时方显灵气与聪明	员源
廖沫沙——东拉西扯为杂文	员远
田仲济——写法多样,句法多变	员愿
陆摇蠡——属于自己的一种议论	员圆
傅摇雷——很懂得语言选择的重要性	员圆
周立波——欠文采,却有板有眼	员源

秦瘦鸥——趣味多而深刻少·····	吴远
吴组缃——正面、反面、侧面都写·····	吴愿
靳摇以——天真烂漫,单纯明净·····	吴园
丽摇尼——有一种美丽的忧伤·····	吴园
范长江——简洁而凝重的笔墨·····	吴源
柯摇灵——炉火纯青,下笔有神·····	吴远
叶摇紫——介于格言与随感之间·····	吴愿
徐懋庸——酷肖鲁迅的杂文·····	吴园
师摇陀——只觉得有些恬淡·····	吴园
萧摇乾——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吴源
卞之琳——简洁明快,庄重严谨·····	吴远
季羨林——清泉流泻,春风骀荡·····	吴愿
邓摇拓——长于议论,又能写意·····	吴园
何其芳——美丽而诗意的·····	吴园
凤摇子——一种特有的情感气氛·····	吴源
杨摇朔——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	吴远
陈企霞——论证严密,层层推断·····	吴愿
唐摇弢——曾有过种种尝试·····	吴园
陈荒煤——触景生情,有感而发·····	吴园
草摇明——似少一种深邃的思考·····	吴源
孙摇犁——平易淡朴的文风·····	吴远
叶君健——艺术上有多种特色·····	吴愿
赵清阁——以情为重的文章·····	吴园
王西彦——良知与正义感支配下的抒写·····	吴园
徐摇迟——用新闻的手法追求完美·····	吴源
周而复——长于纪实,不拘一格·····	吴远
杜摇宣——始终保持平稳的节奏·····	吴愿
严文井——带有思索的低抑情绪·····	吴园
冯英子——自然质朴,别饶情趣·····	吴园
碧摇野——从粗壮激越到明丽抒情·····	吴源
刘白羽——褒贬不一的抒情文·····	吴远
苏摇青——拉杂中也会生动出彩·····	吴愿

吴祖光——说真话,有骨气	圆园
韦君宜——早年天真,晚年反思	圆园
秦摇牧——注意技巧,懂得剪裁	圆源
黄秋耘——诸体皆备,随笔尤胜	圆远
冯摇牧——总用夹叙夹议的方法	圆愿
郭摇风——得心应手,无施不可	圆园
黄摇裳——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	圆园
张爱玲——大多都是信笔写去	圆源
魏摇巍——以真挚的情感打动读者	圆远
欧阳文彬——只需要真诚与质朴	圆愿
蒋星煜——自然质朴的文风	圆园
艾摇煊——很注意语言的节奏	圆园
何摇为——注意人物与情节	圆源
牛摇汉——表达生命的体验与发现	圆远
峻摇青——强调立意与情感	圆愿
袁摇鹰——一丝不苟,情致绵绵	圆园
岑摇桑——畅达流利,精练生动	圆园
张天健——浓淡相宜,疏密有致	圆源
邵燕祥——横也成文,竖也成文	圆远
赵鑫珊——心灵航程中的永恒瞬间	圆愿
小摇思——从文章中感受其气质	圆园
叶文玲——以文反映时代脉搏	圆园
冯骥才——妙不可言,别是一家	圆源
黄河浪——似不经意,实很讲究	圆远
余秋雨——有自身的节奏与词汇	圆愿
王周生——更接近于一种时文的写作	圆园
张抗抗——个人性灵的刻录	圆园
赵丽宏——心灵与语言的双重之美	圆源
胡绳梁——枝叶扶疏,神清气朗	圆远

前摇摇言

近十多年来,“散文热”一直未降温,许多风行一时的畅销书,如巴金的《忏悔录》、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都是散文集。至于鲁迅、朱自清、徐志摩、冰心等人的散文,尽管被各家出版社以各种不同的面目与包装推出,仍是经久不衰,常印常销,影响远在诗歌之上。即令许多小说家也匪夷所思,自叹弗如。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道理很简单,首先是由现行的考试制度所决定的。撇开明清以来的八股文不论,即从建国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教育考试制度来说,无论是小学考初中、初中考高中,还是高中考大学,其中必有考作文一项,并占有相当的考分。而所谓的作文,便是散文。如考生以小说或诗歌的形式出现,那就犯规了。学生们为了升学顺利,就必须学写散文,写好散文。如要写好散文,又必须阅读和学习前人的各种散文。因而散文书籍得以畅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批人的关注。

其次,散文这种文学形式很能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中去。因为散文的篇幅一般都不长,内容与语言也比较随意,即不像诗那样含蓄深奥,需费心思理解,也不像小说那样要耗费许多时间去阅读,它可以随拿随放,根据个人的时间和兴趣随意抽取,随意阅读,一篇两篇均可,而且读起来也较为轻松,甚至有点休闲,很适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和生活节奏。如果我们再稍加留心,就会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阅读的各种报刊杂志,实际上多为散文,即使有些报刊的副刊,也以散文为主,从而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再次,有许多文学爱好者,最初也往往是对诗、文开始发生兴趣,然后以一首诗或一篇散文开始走向文坛、走向文学的殿堂。他们也是散文的忠实读者。

正因为散文涉及的社会范围广泛,内容庞杂,比其他文学形式更贴近生活,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各取所需,自愿消费,所以也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阅读队伍和消费群体,致使各种类别的散文应运而生,充斥市场。

不过,现在的散文尽管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已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十分可喜,但也良莠不齐。如何对其进行梳理和评议,让人们更好地鉴别各家散文的风格和特色,便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成长求学中的广大学生和青年文学爱好者,显得更为重要。

为此,我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有影响的散文家,也包括少数目前被选入教材的当代作家的散文,逐一加以评论。由于有些散文家,特别是像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巴金、冰心等人的散文,各种文学史中已多次提到,并有不少专题论文,为了有所区别,我采取了一种特殊而又较适合于广大学子和青年文学爱好者阅读的评论方式,这就是:以一种轻松随意的文笔,深入浅出地勾勒出每家散文的基本状况,揭示出每家散文的个性和风格特色。

为了让读者能领略到每家散文的风味,在简要评述的同时,还常常根据需要摘引一两段原文的精彩片断,使读者能对每一散文家的语言风格和行文特色有一个切身感受。

由于我在书中评议的散文家多达一百余位,因此我以生卒年为顺序排列,每篇评文都控制在一千五百字光景,既轻松随意,深入浅出,又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后面还附有简略的作家小传。如果有些读者对其中的哪家散文发生了兴趣,便可“按图索骥”,在此基础上再去寻找与他相关的文学作品和书籍,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的阅读,使其登堂入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对广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除了提高他们对各家散文风格的鉴赏能力以外,似乎还有一种引导和点拨的作用。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

文学作品需要创新和个性,文学评论也需要创新和个性。我的这些短评谈不上什么创新,只是有一些新的见解,暂且只能视为一种尝试。目的也无非为了使广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除了对某一篇散文有所了解之外,对该作家的整体散文风格也能有一完整的把握,从而对各种散文风格和艺术特色都有所了解和鉴别,使自己的散文写作能有更多的提高。

在写作过程中,我所潘颂德先生曾热情地为我提供了廖沫沙、黄源、苏青的小传,并与陈青生先生、沈习康先生提供了几位作家的卒年,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孙琴安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二日

鲁迅——永恒的魅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的文学成就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推崇。即使早年曾与他笔战过的梁实秋,在他的晚年也不得不以敬佩和叹服的口吻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实在是好。”

梁氏此处所说的“文章”,自然主要是就散文而言。而事实上,鲁迅一生写得最多的,也是散文。《野草》、《朝花夕拾》、《坟》、《热风》、《华盖集》、《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许多散文集子,早已在文人们的口中流传,其所涉及的内容,真可谓古今中外,汪洋恣肆,涵盖万象,无所不包,即喻之谓“百科全书”,亦未尝不可。

对于鲁迅的杂文,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各种新文学史或高校教材,也都是一片颂扬之词;对于他的抒情散文集《野草》,各种注释本或研究的专著,也不算少,但大多都拘泥于其中的思想真貌,结果有如古人释李义山的《锦瑟》诗,越说越糊涂,越说越玄乎。这里限于篇幅,不想去侈谈鲁迅的议论性的杂文,也不想费舌去探究《野草》的源头,只想略谈一下鲁迅散文在叙事与抒情方面的技巧与本领。

对于鲁迅的散文,像《论雷峰塔的倒掉》等自不必说,就抒情与叙事而言,我最喜欢的还是像《秋夜》、《雪》、《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了忘却的纪念》、《藤野先生》等。这些散文,除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洋溢着一种童趣以外,其他的都写得极其深沉隽永,令人百读不厌,具有永恒的魅力。别的不说,就说开头吧,都显得极其苍老,仿佛都曾经过精心的锤炼与推敲。如《雪》的开头:“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又如《风筝》的开头:“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再如《藤野先生》的开头:“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不仅是开头,这些散文的结尾也都十分含蓄哀婉,能给人以无尽的回味,如《风筝》:“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又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也不仅是结尾,鲁迅这些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在章法布局上也极其严谨,特别是在章节之间的衔接次第上,都极其苍劲老辣,且又多变化,老实说,即使是朱自清、郁达夫等散文名家,也只有叹服而已。如果再从抒写的语句上来考察,也可说是极其精粹的,他的语言永远是那样深沉,那样从容镇定,从来没有显得手忙脚乱的样子,以致形成所谓“鲁迅笔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成鲁迅所特有的一种散文语调。后来像唐弢等不少青年作家,都是以模仿他的笔调而成名的。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原学医,后从事文学创作。并曾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任教。著有小说集《呐喊》、《彷徨》。其散文以杂文最为著称,有《朝花夕拾》、《华盖集》、《而已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等散文集多部,后都收入《鲁迅全集》之中。

马叙伦——近似古代的笔记

早在五四运动期间，马叙伦便与马寅初有“北大二马”之称，甚得时人推重。然马叙伦毕竟以语言文字为主，除《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等语言学著作外，他也写散文，有散文集《石屋余渚》、《石屋续渚》等。

不过，马叙伦的散文无论志人叙事，均以文言出之，简洁生动，非常人所及，如《大觉寺看杏花》中对杏花的一段描写：

自大觉寺赴管家林，沿途多杏，第未成林。抵管家林，则高高下下红白嫣然，真若锦绣，惜已盛放，远望极佳，而近视则英华多谢矣。独乡人所居东面亭侧两株，枝干势态，悉与众殊，花亦肥红，簇聚枝头，似宋画中物，最可观也。杏间杂以白樱花，惜干皆不高……

寥寥数笔，大觉寺之杏花已跃然纸上，较之今人的纵意铺陈，显然要省力许多。叙事游览而外，其志人之作亦复不少，且均以简洁擅长，如《马君武》、《王静安》、《章太炎》、《徐世昌不齿于翰林》等文，皆以生平琐事而写其性格为人，令人难忘；或者简约写其生平，自成一格，如《程砚秋》一文：

听歌于中和园，汤尔和金仲荪在焉。中和台柱为程砚秋，砚秋之歌，婉转促顿，固自别有所长，其最佳处，纳音至于塞绝，而忽悠扬清曼，仍如高山坠石，戢然而止，真有遗味者矣。砚秋为清宣宗相穆彰阿之曾孙行，穆相权倾一时，然至砚秋兄弟已无立锥之地，其母鬻之伶工，罗揆东喜顾曲，爱其幼俊，为之脱籍，且教之焉，遂擅艺誉。今已压倒南北剧界矣。砚秋事母至孝，推产贍其兄。

短短一百余字，却把京剧名家程砚秋的技艺、家世、师承关系以及孝悌品德，全都说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马叙伦志人散文，大多有此风格。

马氏的散文以叙述为多，很少议论，但一旦议论起来，也很别致，如《谈月》的开篇：

夫月最动情，令人百感横生，然余以为最好相对澹然而不动虑。清辉互映，胸襟无滓，则真不妨百回看也。不然，圆缺怨欢，与为循环，亦竟无谓矣。……

再如《笔墨》中的一段：

磨墨须时时四面调换，务使保持平正，随磨随拭，不使墨上沾水，以免伤墨。且使墨汁清细，不致胶笔。墨汁浓淡，以墨汁滴于纸上，检其晕化，若入纸全化者自未浓也。必须渐化而汁凝于中，观其色已与墨色同，即可用矣。……

你看他挥笔为文，犹如写正楷一般，横竖撇捺，有条不紊，楚楚有致，为寻常散文家所少见。其实，马氏的散文或长或短，不拘一格，在庄重中亦时寓趣味，时露潇洒，只是人少觉察也。

探究马氏散文的艺术特色，颇近似于古代的笔记和随笔，实亦得力于此。与刘义庆《世说新语》，以及明代归有光、袁宏道诸家小品，尤有渊源关系。其叙事状物，志人议论，无不栩栩如生，绰约多姿，或亦时有模仿之痕迹，然终不废其名家风度。

马叙伦（1884—1970），字彝初，又作夷初，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又曾任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1955~~年后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著有散文集《石屋余谭》等。

周作人——冲和平淡的首席代表

在中国古代，很有些兄弟齐名，驰骋笔墨，称雄文坛的现象，如魏晋之曹丕、曹植，宋代之苏轼、苏辙，明代之王世贞、王世懋，清代之冯舒、冯班，都曾名噪一时，遂成文坛佳话。若以现代的中国文坛论，我不得不首推鲁迅与周作人。这两个人虽然都曾作诗、弄翻译、写评论，鲁迅还写有一些小说，但他们写得最多的，还是散文。对于周作人来说，散文可以说是他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

周作人的散文集子很多，比较著名的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谈虎集》等。作为一个散文大家，一定要具备相当丰富的知识来作基础。周作人恰恰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他自幼曾受过很深的旧学教育，在清末的乡试中，出榜时所列的名位甚至在鲁迅之前；以后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中，又广泛地涉猎了当时国外最先进的思想，使他成为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为他以后回国的散文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无论谁读了他的散文，都会被他那渊博的学识所惊倒。他不论谈那一方面的问题，“宇宙之大，苍蝇之微”，他都能古今中外地广征博引，如数家珍一般，左右逢源，显得非常轻松，而毫不见吃力之感。就有如一位满腹学识的老人坐在你面前，一面同你细细品茶，一面与你娓娓清谈。如他在《镜花缘》一文中说：“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所以《山海经》、《十洲记》、《博物志》之类千余年前的著作，在现代人的心理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九头的鸟，一足的牛，实在是荒唐无稽的话，但又是怎样的愉快呵。《镜花缘》中飘海的一部分，就是这些分子的近代化，我想凡是能够理解希腊史诗《阿迭绥亚》的趣味的，当能赏识这荒唐的故事。”是的，他就是这样东拉西扯，一忽儿从古代拉到现代，一忽儿从西方拉到东方，但你会觉得新鲜，有趣，会增长知识，会被他吸引住，而毫不生厌。当然，鲁迅的散文有时也常有这种现象，但毕竟显得严肃了一些，不如他的轻松。

这种轻松的感觉，不仅仅是由于周作人散文所谈的话题所造成的，同时与他那种轻松的笔调有关。周作人的散文从不涂抹以任何瑰丽的色彩，也没有浮躁凌厉之气。我们除了在他早期的《论非非睚眦之仇》等极少数散文中可以看到他的火气以外，他的大多数散文都是以一种平和冲淡、不慌不忙的笔调绘制而成的，给人

一种雍容有度、从容不迫的感觉,有时还夹杂着一点幽默或深意,如他在《北京的茶食》一文中写道:“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像这种在恬淡闲逸之中暗含微意的文字,在他的散文中是很多见的。

从“五四”到抗战爆发之前的这一段时期中,周作人的散文小品曾在文坛中发生过广大的影响,胡适曾说:“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所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于平淡中寓深意,是周氏散文的基本特色,他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散文冲和平淡一派的首席代表,其中有不少文章当时就被选入教材而广为流传,叶圣陶、柯灵、冯文炳等不少作家都曾追随过他的文风。其实他的散文得力于明人的小品和英国的随笔,故隐隐的有一点中国士大夫的派头,又有一点英国绅士风度。

周作人(1885—1968),原名周遐寿,又名周启明,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时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并从事白话文写作。上世纪三十年代与林语堂等提倡“闲适幽默”小品。抗战时期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有散文集多种。也写新诗。有《过去底日子》。晚年则写一些回忆录。

夏丐尊——平淡中自有章法结构

能够使巴金受影响、并得到其推许与青睐的中国现代散文作家并不太多，除鲁迅、朱自清、叶圣陶三家外，夏丐尊也是其中一家。

其实，夏丐尊的散文作品并不很多，《文心》、《文章作法》都是与叶圣陶合作的，且都是讲语文知识和写作技巧之类的，即使为一般人所称道的《平屋杂文》，也很难说是纯粹的散文集，其中也有一些近似于小说类的文章，或者说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文体。

不知为什么，我每读夏丐尊的散文，便会联想到宋代的曾巩。当然，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从《左传》、《国语》而来，夏丐尊自然与其难以相比，也很难称得上现代八大家，但其文章温柔敦厚，从容不迫，不慌不忙，丰腴老成，徐徐说来，文理条畅，语言简洁，且人品端正，深孚众望，在这些方面却很相似。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散文自现代以来，一直备受各家重视。

夏丐尊的散文数量虽不多，然所涉面也不算太窄，除了随笔、杂感类的议论文字以外，他也志人叙事，绘景状物，有时则对文学、艺术、教育、社会、历史等作一些评论，从来没有什么剑拔弩张、盛气凌人的样子，总是心平气和地与你娓娓细谈，逐渐使你茅塞顿开，心悦诚服，真可谓循循善诱一长者。

对于他绘景状物类的散文，我似乎很喜欢那篇《白马湖之冬》。此文虽然不长，行文也很平淡，无所谓光昌流丽，飘逸潇洒之类，但文笔却出奇的老练，如他写白马湖寒风凛冽的那段：

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像虎吼……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晚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是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深夜。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渺的

遐想。

这段文字看似平淡，其实作者在语句上是经过精心炼饰过的，炼饰而不见炼饰之痕，这就妙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描绘了白马湖的湖水与寒风之后，忽发奇想，把笔轻轻一转，欲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很自然地把白马湖之冬的景致与作者对其之情致交融成一片，这就更妙了。不消说，作者对白马湖之冬夜是迷恋着的，这从文章的末尾也可看出。热闹有热闹的情趣，寂寞也有寂寞的情趣，此所谓寂寞之情趣者也。

夏丏尊在《平屋杂文自序》中曾说：“就文字的性质看，有评论，有小说，有随笔——而且都不三不四得可以，评论不像评论，小说不像小说，随笔不像随笔。近来有人新选一个‘杂文’的名词，把不三不四的东西叫做杂文，我觉得我的文字正配叫杂文。”这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词。他虽说自己的散文“不三不四”，其实还是很讲究章法结构的，他似乎不很轻易下笔，从不粗制滥造，也不贪多求快。他的文笔虽然平淡，却平淡得有味，平淡得深远；不论是叙事、议论，总有一种东西供你咀嚼，或是飘散出一缕情思供你欣赏。

夏丏尊（1886—1946），原名夏铸，字勉旃，号闷庵，浙江上虞人。~~吴园~~袁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吴园~~袁年回国，先后执教于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等。后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开明书店总编辑。

胡适——自然流畅，不用重笔

毋庸置疑，胡适也是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文坛大师，他的学说和倡导白话文的功绩，已经为许多人所公认了。学术而外，他在文学上涉猎较多的是诗与散文，就中又以散文为多。有散文集《四十自述》、《胡适的南游杂记》、《说儒》、《贞操问题》、《文学改良刍议》、《海外读书杂记》、《胡适留学日记》、《丁文江的传记》、《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我们走那条路》等，此外，诸如《胡适文存》、《胡适文选》、《胡适之白话文钞》、《胡适言论集》、《胡适学术文集》、《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论说文选》之类，那就更多了。

不必归类，但视其书名，也可以看出胡适散文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的。他的新诗长于说理，其实他的散文也长于说理，好发议论。可以说他的散文大半以上都是议论文，从政治、文学、哲学、历史，乃至生活、宗教、道德之类，他都议论。对于虚假的伦理道德，不论中外，他都一概加以痛斥，毫不客气，如《易卜生主义》一文是反对宗教中的虚伪一面的，其中一段写道：

宗教的本意，是为人而作的，正如耶稣说的，“礼拜是为人造的，不是人为礼拜造的。”不料后世的宗教处处与人类的天性相反，处处反乎人情。如“群鬼”戏中的牧师，逼着阿尔文夫人回家去受那荡子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极不堪的惨痛。那牧师说，宗教不许人求快乐；求快乐便是受了恶魔的魔力了。他说，宗教不许做妻子的批评他丈夫的行为。他说，宗教教人无论如何总要守妇道，总须尽责任。那牧师口口声声所说的是“是”的，阿尔文夫人心中总觉得都是“不是”的。后来阿尔文夫人仔细去研究那牧师的宗教，忽然大悟。原来那些教条都是假的？都是“机器造的”！

就是这样，胡适在许多文章中，都对那些他自认为虚假、腐败、丑陋的社会现象和人生现象进行揭露，条理都很清楚，但文笔决不像鲁迅那样犀利，胡适也有明快